

金
刚
经
白
话
述
义

王骧陆上师 著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白话述义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2022年5月排版



HOME OF THE HEART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我今天为什么要讲金刚经，用白话来述义呢？为要把金刚经上的妙用，移用在社会上。因离了世间一切人事，佛法就没用处了。佛法处处是解除人生的痛苦，不论贵贱贤愚、老幼中外，是个人，就免不了自身的烦恼痛苦。其原因，总是执取名相，认虚妄的当作真实，无非以执我为本，诤论为用，发生世上一切的颠倒。而金刚经用处，正是去我执的无上法门。在社会上的广大妙用，虽说十世百世，也说不尽的。譬如医院的医生医药医法，是没有穷尽的。要世上一个病人也没有了，医药就用不着了。佛法正是如此。佛法的五明，一是因明，是说一切辩证法，分别邪正真伪的理，是论理学。二是内明，明自家心宗佛性，专讲人生内在的学问。这两门，是自己的功夫。三是医方明，发明医理方术，救人病苦。四是工巧明，明一切工艺技术，如声光化电算术各科等类。这两门是方便世用的，人事上不可废的。第五是声明，要把前四明的理智发扬开来，要靠语言文字来通达流传，是为声明。五明通了，世法才尽。世法尽了，即是佛法。五明中，内明是根本，所谓根本智，是体，其余四明是后得智，是用。你想人在社会上，这五明，能缺哪一明呢？世人不明佛法的真理，笼统说是迷信，岂不可痛。但实在不能怪他们，一则佛门对外介绍的方法太少了；二则佛经义太深奥，不容易懂；三则人人忙于衣食住，无暇及此；四则盲从，一听说是迷信，就不好意思去学，怕人说是落伍；五则佛法宣传的信用太坏，世人但见坏处，不见好处，就是知道一

点的人，也认为不急之务，可不必学它。不知人在康健时，看医药，真是不急之务，非到真正病苦时，不知道着急求医。但如一个地方，从无医院，也无药房，到了临时急病，还来得及吗？我人不能听其自然，明知自力不足，苟有一分力量，可以贡献社会，不致害群众的事业，自当尽力帮助，用出无畏布施的精神来，先把金刚般若经的义理，用白话来介绍，小之可以解除人事闷苦，大之可以悟见自性成佛。果人人能通达无我无人的平等至理，才知佛法实不是迷信，不是消极，是为救世的大用，可以立个真正社会共荣的基础，那就尽了我个人的天职了。

又此书不但述金刚经的义理，还要把人生痛苦的根源，贪恶的习性，一一述出来。因世人不明社会共存的原理，只知自私自利，结果私也不成，利亦不得，只有受苦份罢了。金刚经上说，不但对人要度他成佛，连胎卵湿化四生，都要度他成佛。还要自己不立这个功德见，自以为了不得，是讲到无我的极则了。虽人生一时或做不到，但先得有此心愿，具此精神，那就无事不可努力前进了。所以这书名为《金刚经白话述义》，实是社会学进行法门，开一条人人共进的道路上，人人得心地光明，消灭了尔虞我诈的恐怖，表明佛法于世用的重要。又为便利读诵起见，改为白话体。又借用同仁研究金刚经的机会，编立这本讲义。至于经义深远，也不过述其万一，未尽的地方，还在各人自悟自得，非语言文字所可揭示的了。

我们今日读金刚经，先当明白究竟为了何事？经于社会、人生，又有什么用处？但这个道理，世人很少明白，大都是求福报，求消灾免劫。而稍明佛理的人，才知读经可以见性成佛。是的，但如何谓之见性，读经又如何能见性成佛，经又如何读法，亦全不去研究它。更有人说，见性成佛是菩萨的事，不是凡夫可以做到的。不知菩萨是生出来就是菩萨呢，还是由凡夫修成的呢？既是凡夫无望，那你读经做什么？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人具有佛性，可以成佛，这个浅近的道理，人人都知道的，你为什么甘心没出息，自暴自弃，还要阻止人家发大心？造此恶业，岂不可怪？！

从来读经的人千千万万，解释经义的又不知多少，但知道受持的却很少很少。受持就是照经上去行，行是心行，心行才是真实受持，自己得受用，方有用处。即如经题是波罗蜜，是说到彼岸。你试想想，你是不是在此岸？但又如何叫做此岸呢？倘真明白了此岸的苦厄，方有出离的决心。然世人未尝不知自心苦厄，又因不明正理，再加依赖习性，不图自了，但求人救，是以求佛求法求僧，离题更远了。

佛在华严会上，特许大心凡夫，此人虽未成菩萨，还在凡夫地位，但心量已大，是个法器，可以成就的。人有四种德性：一、不甘自弃，决信自己可以成佛无疑。二、平等慈视众生，皆可成佛，故能不轻后学。三、魄力胆量胜人，日后承当力大。

四、不易受法缚，心量又活泼，除习气容易。有此四德，所以称大心。不是人人都能发大心的，有肯不肯的分别，肯发大心的人，都因夙世多种善根，此生便容易了。

读经先得明白本经的立场，金刚般若经是佛第四期说法，在般若部，中国已译的只六百卷当中的一部分，专明般若的体用。般若是梵文，华言大智慧，但不是智慧两个字可以尽其义的。当云“通达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圆融无碍，恰到好处，不执取于法的大智慧”，是般若义。金刚是表般若的体，由体起用，解决一切苦厄。波罗蜜，就是用，能够明白金刚般若的体，起随缘应世的用，这个人就算是佛。倘一时尚做不到，但能够信心不逆，闻佛所说已能不惊不怖不畏，甚为希有，此人已是大乘最上乘的地位，所以此经名曰金刚般若波罗蜜。如来为大乘者说，为最上乘者说，但佛是平等慈视众生的，不是专对大乘人教授，无论何人，只要是上乘根性，就有成就的资格，所谓根性的显发就是人的意境。圣凡的体，是不二的，圣凡的意境，却不同的，有人天的意境，有菩萨的意境，有佛的意境，你看经文里许多于意云何，就是引入意境去领会。这部经是说最上乘人的意境，是果位人的意境。不同这个意境的人，非但不懂其义，就是对他讲，也不能受持读诵，何况为人解说。因为他的根性是乐小法的，小法就是被自己的情见所惑，执著在我相，不能发大心的。所以经中说来说去，只在人去四相，要去四相先去我相，去就是勿执取，明悟这个我本是空，我身不

是我，我心也不是我。身相心相，虽暂时似有，毕竟非实。因为非实，故云无实，因为暂有，故云无虚，只是缘生的，所以是空，你执取了有，固然不是，执取了空，也不是，即执取个非有非空，却也是执，也还不是。但明白这是个义，义即是法，即是名，根本都是空性。因为世上一切一切，都不过是个假义，假法假名，我权立了一个假心，用来一时假用罢了。因为世上假人事，是不能废的，不许断灭的，只要你明白了不作真，不上当，修一切善法。善是善巧方便，能用善巧方便的法应付一切，那般若的妙用活用，就起来了。所以着不得一点相，先成个大自在的意境。能大自在的人，自己受用，即是功德。施之于人，即是大功德。推广开来，即是无量无边功德，即是荷担如来无上菩提的大事业。所以有功于世道人心的，功德不可称量。社会上的一切人事，本此建立，就转娑婆为极乐了。这是本经的立场，要首先明白的。

次说金刚经的妙用，在表面上，处处讲般若无住的妙用，骨子里却点出金刚不动的性体。说体，是无形的，说相，是无相的，说用，是无住的。说无形的，是暗指人人同具的佛性，虽不可见，却是实有湛寂圆明，所以叫做实相。“实相者，即是非相。”就是说非同有相的相，是不可眼见的，但处处表现的如胎卵湿化的身相、动作相、语言相、文字相，连所受的福德相，心中缘起的善恶思想种种妄相，全从这实相里幻出。外形似乎变化不尽，但实相本体性，是不动不变的，所以叫做福

德性，有形的是福德相。

初步的功行，先破四相，粗的是四相，细的是四见，四相四见，把实相蒙住了，所以不见。譬如水，被波浪所迷糊了，就此不见，但水终究没有增损，波浪一息，水自见了。所以经中再三要破一切相。佛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，非是真相，即见如来了，如来是指实相性体，见了实相，即同诸佛。

修行人到了亲见实相之后，自然明白，了知一切一切，都从实相里幻出，一切处一切处，都不离我的实相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无非是我的实相，我的佛性，我的妙用，我的大身。更知道人人如是，佛亦如是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无非是人人的实相，人人的佛性，人人的妙用，人人的大身，不分胎卵湿化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一是平等，包罗万象。此心廓然，无圣无凡，无人无我，我与众生，众生与我，一体性空，无彼无此，无冤无亲。何以故，一切同体，无生无灭，所以叫做大身。这是真见实相的人。此便是佛的意境，从般若中慧见的，不是世人情见分别所得的。

金刚经破四相是初步的入手方法，再深入去，不取法相，不非法相，就是不住于法，是破四见的功行。此心不被境转，不被法缚，微细微细处，并不受佛缚，不受经缚，不受功德心所缚，只一无住，便缚不住了。因为晓得一切法，一切见，总

是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但不取有为，也不离有为。譬如走路，步步踏着砖走过去，步步不离砖，但总不曾带走一块砖去。如是行云流水，应付世上的事，只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要再添什么道理，反又迷了。所以说不生法相，这才是如如不动。如如是活泼泼的妙用，不动是未尝离了金刚性体，这是深的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须菩提说，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，佛所以许了他，说如是如是。

般若妙用，只是在一切，著不得一点，一著就落住了。如上面“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”两句，细细研究，说“离一切相即佛”，有六个字，就够了，但何以上句要加个诸字呢？是言连离的相也要离去，不许著一点。诸字，连离相也在内的。下一句又加上名诸两个字，恐人又执取了佛，又受了佛缚，要使你知佛亦性空，不过是个假名，没有实体，切莫上当，自生法相，全经中往往有三句，如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佛说，是不得已而说，不是佛的执有；即非，是言本来性空，不是要你取著；是名，是因为不可断灭了去，一切原不过是个名而已。你想世界上一切一切，哪一处哪一点，能离了名字？总是个名在那里布弄，世上千千万万的我见我执，人事纷纭，都是自己上名的当。明明说是名，明明虚幻不实，但愚人总跳不出这圈子去，因此苦无尽期。佛要我们深悟般若无住的妙用，把所有一切一切，如世间法出世法，轻轻用是名两个字，一刀斩却，直截痛快，一了百了，前不落

空，中不落有，后不断灭，如鸟飞空中，虽有来去诸相，却无迹可觅。这是金刚般若经的妙用，世人能用在人事上，就无一事不圆满了。

讲到般若，是说心的灵用，绝无定法，不可测知。你用意识去分别它，就不见了。正如龙戏大海，翻腾飞舞，没有你捉摸处。所以解释经文，也无定法，要忽前忽后，忽有忽空，使对方心先放大了，如东方虚空，可思量否？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，可思量否？心同十方虚空的广大无著，才可以入无住的意境。次将此心打杀了，无我无人，连最大的功德心也没有，如度尽无量无边众生，都入了无余涅槃，就是成了佛。我心中若无其事，因我与众生，无不性空。再次，明白我心众生心，根本是不可得，处处空灵，般若的机用始开，开了灵机，那实相自然而见。所以读般若经，不同余书，切不可咬文嚼字，在字音上、字句多少上和四句偈上打算，反使灵机窒碍了。四句偈，是说一行，梵文无行，总成四句，就说有一行也够了，只要你通达其义，能够活用活参，随时随句，可以玩味，得其神妙。经要多读，文句熟了，熟了之后，不拘何句，触机即发，听讲时，点到哪一句，忽然明悟，这才是真受用。倘不解义理，如同嚼蜡，一无滋味，又有何用？所以一面读，一面要明解经中义趣，那就近了。近是近于世用了。每日试验，用在人事上，久久不觉同化，妙用自然而启。般若妙机，以前世种植善根，今生自会启发，心无所执，心自灵活，不同凡见，自然入圣。

这全是般若的功行，切不可看轻了他。

凡未曾深达实相的人，也往往好谈般若。因为功夫不深，不觉流入于妄谈般若的病。譬如初学医的人，粗知药性，乱开医方，不觉误了人命，此切切不可。但考其原因，也由于夙世有过一点根器来，否则也谈不出。加以自己无明我见，夹杂在内，自误误人，添诸罪业，此不可不防。所以般若剑，弄得不好，伤了自己，杀了人，还不自知。若要辨别这个毛病，须看出言吐语，是不是有我见在内，是不是有名心法执在内，是不是合凑对方的机而说。如其人不可谈而与之谈，是妄。可与谈而不与之谈，也是妄。自己不可与人谈而谈，是妄。自己可以与人谈而吝法勿谈，也是妄。自己未明其义，见人谈般若无从测知而亦妄加批评，都是妄。至于般若，是圆融无碍，不得著一点心，何况有骄慢心名心胜负心夹杂在内，只看他多所争论，好世智强辨，即是妄作。所以要谦虚，不可自大。佛对须菩提说，你成了四果，所修由须陀洹至阿罗汉，自己以为有果可得，有道可成否？倘著此念，便落四相，中间菩萨不必说，连我佛自己，夙世在燃灯佛所，于法也无所得，岂可自以为胜而骄于人么？

此经以金刚为体，以离相为相，以无住为用。体比喻其坚，相比喻其明，用比喻其利，合此三德，以表般若的圆融广大。这部经，经过六次翻译了，以鸠摩罗什译得最胜，合我们东土

人的意境，文笔也极灵活，所以人人喜读。六种翻译中，以隋译是梵文对照而译，不按中国文法，所以难解。金刚经义理很深，佛说法四十九年，其中有二十九年专说般若的。其实五期中无一处无一时无一句不是说般若。不过专说般若的，前后共十六会，这是中国已译般若部六百卷中一部分，各家注解，不知有多少。当初有个无著菩萨，入日光定，上升兜率天，请弥勒菩萨解说经义，菩萨传了八十章偈颂，无著传给他兄弟天亲，令造一部金刚经论，按二十七疑立论。无著意尚未足，自己又造了一论，分十八住，后来功德施又造一论。这前四种，专解释金刚经的，只是文义太深，还是不懂。后来中国各家，如唐朝窥基大师、圭峰大师，宋朝的长水子，都有注释，不过前四种论到中国在后，梁昭明太子不曾见到，因此判金刚经三十二分，虽然费苦心，却不能说出所以然来。其实经文虽千注万判，也分不清的，是在各人自己修证后的领悟，悟得深，见到亦深。但不受持，照经上去做，也还是不能深悟的。要得受用，自非亲历不可。所以宗下首重见性，开了眼，再去看经，头头是道。所谓由体起用，从根本智，开发后得智，是修行正路也，正是心中心密法入门开启般若的捷径。

佛说法只是随说，随时随地随机而说。尤其是般若，更无定法。我们今日参究，虽不必拘定何章何偈何句，然此经先后次第，有条不紊，我们也得逐段来参。此经大体分几大段：

第一段，是佛不开口说法，以身教，以意授，名不说说。由“如是我闻”至“敷座而坐”止。只有大乘菩萨看得懂。此段佛在动作上、态度上，表六波罗蜜的行相。如乞食，是表布施波罗蜜。于食时，著衣持钵，躬行走乞，是表持戒波罗蜜。次第乞已，不择贵贱精粗，是表忍辱波罗蜜。收衣钵，洗足，经常如是，是表精进波罗蜜。敷座而坐，是表禅定波罗蜜。五处全是般若行，正表般若波罗蜜，即在行住坐卧之中，处处可见，但无可言说，只如是而已。可知般若功行，全由里面发出，不能丝毫做作。所谓蕴于中，形于外，神露于不知不觉间，绝不著意，正表无住的意境，般若妙用，全盘披露，这是佛不开口的说法境。

第二段，由“时長老須菩提”起至“愿乐欲闻”止。上面佛的意境动作，正是说无相法，而许多人不懂其机，只有须菩提感觉了。但会上无量诸大菩萨，岂有不懂，何以不问呢？因为须菩提虽是东方青龙陀如来化生，但特意现声闻身，来此土助佛行化，在许多声闻中，是为上首，与诸声闻同是朋类容易接近，又大都不敢启问。他所以特地设问，在大众之中起来，把右肩袒了，是表示坦白忏悔，右膝著地，坐起半个身子，是请问的仪式。从右的道理，是因为右边手足，动作多，作恶也多，是表降伏的意思。合掌，是表彼此心心相合。如是恭敬，方可请问。说希有世尊，不是说世尊的希有，是说今日世尊的行动不是普通人可测，用意深妙，实为希有。但我知如来是不

舍一众生的，对于大菩萨，不必定要开口付嘱，只如是引逗，随机表演，正是护念。然亦不废言说，同时对于小菩萨，亦尽情付嘱，并且善于随机而说。所以我请问世尊，一班善男女，个个想发菩提心，但苦于无可捉摸，应该如何样得个安住、得个降心的法子呢？在梵文原文上本有如何修持一句，罗什法师却取消了。因为安住降心，即是修持，可以不必再多此句。般若的妙用，在扫荡心上法垢，第一要干净明简，容易使人显畅，所以他的译笔特别好。韩文公早年辟佛，后来从大颠和尚，深通禅意，并且自认文章不如他。可见文章原是表意，意境越高，文章越古，然而意境不高，也是表达不出的。当时佛赞叹须菩提善哉善哉，是叹伊居然懂得机了，所以许可他。诚如你所说，如来确是这样的，你今要专心细听，我替你说，你要知道，善男女，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并无别法，也只要这样就安住了，心就降伏了。佛只说这两句，下面不说了，须菩提就悟到这纯是行云流水，心无可住的无上法门，只不能说出，大皆只要如佛的如是办法好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世上的事，本不过如是，马虎不得，认真不得，本来是空，你当真了，未免太苦了，你当假了，又未免太无味了。一切明知是假，今正用时，暂时不必作假，时候一过，变化生灭，哪里是实在永久的呢？譬如夏天用冰，冬天用火，有就用，没有就算了，原不过一时的缘会，不必特意去执取好坏，心就自在广大，不被境夺，不被见迷，苦厄自断了。这是心不住法的妙用。心果不住，那末无心可降，

寂灭的景象自见，这就安住了。此是釜底抽薪法，简捷了当。但此意只可神会，所以须菩提说，呀，是了，唯、然两个字，作两句，正表自己领会了。但我一人觉知，大众尚未明白，愿乐欲闻，尚愿世尊慈悲，开口宣示，以解众惑，于是再请佛说法。

第三段，由“佛告须菩提”至“则非菩萨”止。凡成佛也必要有资粮，譬如出门要带食粮本钱方才就可以就道，度众生是成佛的资粮。众生有外众生，即胎卵湿化等四众；有内众生，即是自己的无明，由无明发挥贪嗔痴三毒，养成六道轮回，所以先自度成佛，再度外众生，明心见性，是根本办法。这一段是成佛的资粮分，是说到降心的极则，无可再加的了。降心即须空心。但心本来空，因众生情见坚固，养成个有心的习惯，久之认为心是实有的，把本来空忘记了。但心如何习惯成有呢？又如何坚固呢？是由于爱，爱是我爱，最深的是法爱，就是我见，爱我见，甚于一切，所以破人我容易，破法我难，总是求个心上一时的安适，不是求个究竟安适。譬如我有个单面的道理，自己也明知道是勉强的，只要有人反对，就马上不高兴。或对方地位不如我的，就可以动怒。假如有人赞成，就立刻欢喜。或对方地位高于我的，也来赞成，又觉得特别光荣体面。你想难不难呢？但这个我见，还容易牺牲的，独有名心，如我的正理，我的善举，我的功德，无人可及，正要有人赞扬，若使有人反对，是断断不肯的。那个我相，又特别的坚强了。

所以自己的名心功德见肯牺牲了，才是无我。而我一身的大功德，无过成佛。要成佛，不算稀奇，连度众生成佛，也还不算稀奇，甚至把大千世界众生，从胎卵湿化，下至地狱众生，上至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我统统度尽，个个到无余涅槃成佛，如是度了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功德还有可比拟的么？但我心中，若没有这件事，也毫不稀奇，因为众生与我，大皆本是佛，本是性空。因为不空，著了我见，所以不成佛。今立了能度的心，便是我相，立了所度的众生心，便是人相，立了许多法见，如是广大功德等心，便是众生相。众生即是烦恼的别名，立了这个见，永永要保留，如寿命的不肯布施，舍去这个心是寿者相，有了四相，我见横生，自己的心，又如何空，如何降伏呢？自己未度，又如何度人呢？既不能自度，又不能度人，又如何称菩萨呢？菩萨是觉有情，觉了自己不算，还要觉一切有情；所以称摩訶萨，就是说大，要能如是广大，才堪称大菩萨。佛告须菩提，是极郑重的辞句，这一段，佛斩金截铁地说，菩萨摩訶萨，必得如是心空无见，才是真无我，真正无心可降，为全经的纲领，一切众生成佛的条件。你想如是大事，尚且不以为胜，那末世上还有什么事不可解决的，不可牺牲的，不可退让的呢？看一切真不值半文钱，任何许多好处，若利若名，都不得动我的心了，那贪污心、狠毒心、痴迷心，三个无明心，无根可生，无处可存，当下便是极乐，又非成佛而何呢？此段需要特别体会，逢到烦恼不可解决时，把

这段记一记，你的苦自然化去了。全经的总纲说过了，下面再说无住的办法。

第四段，由“复次须菩提”至“菩萨但应如所教住”。复次，就是次说，菩萨对于一切法、一切心，应该一切无所住，先把布施来代表，说一个波罗蜜，即是六个波罗蜜，十波罗蜜，八万四千波罗蜜，千法万法，统把布施来代表。你应该对于外境六尘，声色香味触法，都不要染著，你一执取于相，就住了，住就染著了，不能解脱了，所以不废布施等等动作，只是不要著，著就立相了，立相就有心了，有心就小了，小就所见不大，取一则漏万，不能广大圆遍。佛所以把十方虚空来比喻，因为无住则无心，无心则遍满虚空，正如十方虚空之广大，正表性空的广大。你须知道如何是功德，性空才是大功德，才是真功德。心无所住的人，此人便无成见，便不会误人，便不会作恶业。只有解除人的痛苦，不会多事生事添人的烦恼，所以说是功德。对一人如是，对无量人也如是，所以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这是福德性，不是福德相。如即今我以财布施，是福德相，我不著此相此见此心，是从空性中流露，所以是福德性，不可比拟而思量的。最后佛又说一句，并且叫他名字，是郑重的告示：“须菩提，菩萨并无别法，但只要照我所说的办法，如是安住好了，放心放心，不要再犹豫，自生法见，误了你的生生。”这一句，是千万斤的力量，正以表前面所说的万分郑重，不是儿戏。到此是佛开口说金刚经已完。有志人，如每日参究，从

如是我闻至此句参止，至千万遍，一样可以见性成佛。下面的只是铺陈这四大段，开示一切办法而已。

一切功德，总以布施为第一，所以居六波罗蜜的第一位。修世间福德相的，必须布施，修出世间福德性的，必须无住。世上一切，无非是苦，到了刀兵饥馑，是苦果到极点了。但众生何以受苦，只缘造业。造业由于迷惑，是最福薄相。然而福薄的根源是量小，所以布施是放大心量，植德的根本法。布施名为檀施，布施有财布施，用品食物药料，都算财布施。有法布施，如劝化开导解释等等，是用法的。有无畏布施，如肯代人负责分谤，解除对方的痛苦，是用大无畏精神的。布施是舍弃的意思，自己对自己，第一要布施。我的意要舍，气自平了；我的物要舍，身自轻了；我的见要舍，心自空了；连我的功德心也要舍，法自净了。所以性空是真功德，恶心更不必说，施之于人，人有烦恼，我替他开释，令他布施。所以排难解纷是真功德，挑拨是非是大罪恶。凡人一生遭遇不顺，困屯一世的人，都因喜欢生事，布弄是非，平日信用失了，没人敢和他亲近。这种人，比废人还利害，要害社会群众的。所以功德以有相为小，无形为大。罪恶以无心的小，有意的大。无相布施，福德不可称量。心如著相，就有厚薄报酬往来性质，等于借债还债，两相抵销，又算什么功德呢？又如我人现在所享受的物质，经过去的无数先哲发明制造，流传下来，布施给我们，我们独享独乐，良心上也说不过去。我把心去感念他们，这也是

布施，再能公诸大众，如祖传的医药发明，切不可自秘不传，这是大布施。人人肯布施，那报我的心，自然由紧而松，无我的心，自然由小而大了。但此地说的布施，是代表一切心一切行的，都要无相。无相是成佛的张本，由小做起，可以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

第五段，由“须菩提于意云何”至“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”。这一大段，须分四小分说：

第一小分：至“即见如来”止。这大段的总意，由承上面下来的。上面先说成佛必度无量众生，度生不可着四相。次说破四相，在一切不住，心如十方虚空的大，这个福德也是不可思量，菩萨但应如我所教就是要住了，但这是笼统说的，是到了果位的说法。至于因地上的下手，必先明法身，就是先要明心，而众生不明心的总原因，在把一切相当真了。如说一切相是虚妄的，或者勉强可信，至于佛的相，就不敢说它是虚妄了。佛要总破他的见。先提佛的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你心中以为是真的么？须菩提说：不是，如来是法身，法身是无相的，实相不可执取眼见的相算是真实。所以佛说的身相，即非身相，是无相的真如法性身，非是三十二相等的幻相身。佛遂说：是的。凡所有相，不论好坏，无分圣凡，总是虚妄。如来是智慧身，你需用智慧来观一切相，非是真实，那你就不被情欲所蔽，就这个无心心处，可以见你自己的无相法性身如来了。这一小

段是总破有相的第一关。打破这关，一切解决了。

第二小分：至“何况非法”止，是表法身原是无相，但亦须藉幻相而显。言说虽是幻身口齿喉舌所化，但也由法性身里起发，不要全把言说都偏空看了，须菩提遂请问这种甚深的言论，和记载章句，一班众生闻了之后，能不起怀疑，众生决定实行么？佛说，你切莫如是说，自有智慧人可以深信不疑的，莫说现今的人，即使我灭了之后，近到末法时代，最后五百年，在斗争坚固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正信的人么？他们也能持大戒，修无上福，发大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对我所说的，决定不疑。这种人，非同小可，不仅是经过几位佛出世，种过善根，实已经过不可说不可说，无量千万佛出世，受过教训，种过善根，成就这样的无量福德来，所以能够一闻这种深妙章句，一念生信，更不犹豫，心中更无丝毫法见，决定深信，就是净信，我就悉知悉见。此人的大智慧福德，你莫用普通的眼光看他，量他疑他，何以故呢？因为这种人，心已广大圆融，不会受外境所缚，也不受法见所拘了。所以不但没四相，并且无法相，亦不偏执非法。所谓亦无非法相，只是人用法，要用便用，不用就舍，心无所住，不受法转的了。为什么能如是呢？因为他能够心不取相了。如果他心取了相，就著我人众生寿者了，心就迷了，如果他取了法相，也就著我人众生寿者了。但如果他偏于离法，不取法相，也还不是著么？也就著我人众生寿者了。所以不应该取法，也不应该离法，只是勿执，勿执就无住了。因此，我

常说你们诸比丘，须要了解我的说法，原为一时的应用法，不过是过渡的东西，为了众生不明，所以说法，你自不可舍，及到明白之后，更有什么用呢？你自不可再取，如过江必用筏，到岸不须船，你想正法尚且是虚妄不实，不可执取，应当舍去，更何况一切虚妄非实的法呢？这小段，到“何况非法”为止，总是尽量发挥无住的妙用。

第三小分：至“而有差别”止。此段是表智相法身。因为成就无上菩提，也是法身成就的，佛又说须菩提，你的意中，总以为一切本空，不应取著，那末如来所成的无上菩提，和如来所说的法，岂也是虚幻不实么？你真以为成佛有所得么？又如来有法可说么？虽这种智相，原也由法身所表，但是性空假名，非有实体的呀。须菩提说：是的，我是了解如来所说的意义了，就是成佛，也没有定法可名，因为成佛不是有法，众生本来是佛，顿然觉悟，回到本来面目，即是佛了，一说有法，却又辗转不是了。但又不是无法，圣凡毕竟有别，众生成佛，也得有方便法去引导，所以根本无定，不可执实，并名亦没有定名。因此如来说法，也只是随缘方便，绝无定法。何以故呢？如来所说法，不过是缘生而已，不可定执为有所说，我们也不可定执为有可取，因为说的听的，两皆性空，非法，非可取法，非非法，非可离法，只随各人的因缘而转。一切贤圣，虽同向无为大道，取法却有差别，有时可取，有时不可取，有人应取，有人不应取，有此时此人可取，彼时此人即不应取，所以无定

义的。岂但佛法如此，世间一切法，都是如此。佛法尚且如此，虚幻不可取，更何况一切有为法呢？

第四小分至“即非佛法”止。此段是表福德法身，不是七宝布施的福德相可以比拟的。佛说须菩提呀，若是有人能广大布施，不是少数七宝，却是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拿来布施，这个人的福德，究竟多不多呢？须菩提说，甚多甚多。世尊呀，我为什么说多呢？因为这是有相布施，有物就数得清的，可以说多少的，但是福德相，却非福德性，福德性是无相功德，正如十方四维上下虚空，就没法可说多少的。是故如来说，七宝是福德多的，佛又说是的，这种大布施，不算了不起的，因为是有相的，生灭的，有量的，不能了生死，反加生死的，引人的贪心烦恼的，七宝是虚幻的，是不能开智慧的。如果有人对于这篇经义，能够自己受持，能够替人解说，不必全文半文或取一章一段，就只一行，不过四句偈，那已经就了不起了，他那福德，远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布施了。为什么呢？须菩提呀，你要晓得，这个经，这个佛说的法，专是发明自性光明的，所以一切诸佛，一切佛成就无上菩提法，都要从这里启发出来的，因此不能拿有相布施来比的。但你却不可因为我说的了不起，又执取了佛法去。所谓佛法者，原也不过是一时之用，暂名为佛法而已，深悟的人，即非佛法，毋庸再取的了。

这四小分：总说成佛必得先显法身以为根本，法身虽是无

相，但言说、智相、福德，统统是法身，即山河大地、无量世界，一切处，也不离我的法身，如黄花翠竹，无非是真如般若，我的性，包罗万有，无不一一入我性海。所以名法性身又名佛性，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，凡我心所可拟到之处，无一处不是法到之处，故又名法界。因此成佛是意境成佛，成了佛，看出来，不但个个人是佛，胎卵湿化四生尽是佛，连一切器物，甚至山林河岳也是佛，入于化境，浑成一体的了。这个道理，只有到了那境界，才感觉到，不是神话，完全要冷暖自知，所以没法可说的。

三千大千世界，是说共有十亿个世界，但也不过无量世界中一粒沙罢了。我们所居的地球，只通四分之一，所以称一四天下南瞻部洲，只南面一部分，其余东西北三洲，还不曾通，通了，合起来，成一个地球，算一粒芝麻。要一千粒芝麻，成一烧饼，为一个小千世界。再合一千个烧饼为一罗，合起来，共有一百万个世界。如一个中千世界，再合一个罗，共计有十万万世界，为一个大千世界。因为有三个千，所以合称三千大千世界，只算一个佛土，是由一位佛所度化的。你看这个伟大，还了得么！所以称世界无尽，这不是神话。我们已公认空中的星，是一个个地球，苦于不能通，但可眼见的，尚且数不清，就是小到我们身居的世界，尚且走不到，可到的，尚且走不完，看不尽，那我人的世智，真是有限、藐小到极点了。然而我的佛性，不但包罗这一个三千世界，连无尽的世界，也包罗在内。

因此人人有成佛的资格，不可自暴自弃的了。以上五大段，是专说证到法身，见到本空后方有无住的力量，有此力量，才可以无四相，而内外众生斯得度尽成佛，可算是上卷金刚经，到此一个结束。下面是开说如何做到证法身破四相的办法，共分九段：

第一段办法：由“须菩提于意云何，须陀洹能作是念”至“于法实无所得”。这一段的总意，是说人不可有骄傲自大的心。此心全从我相而来，倘自己以为我成四果，便著四相了，中间菩萨不必说，就是我如来，在燃灯佛所，也无法可得，不能自以为胜的。佛所以先引须菩提自身成就四果来比，说如初果须陀洹，他成了须陀洹，可自以为我得了果么？须菩提说：不也，因为须陀洹，名为入于圣流，但属性空，根本无能入，亦无所入，六根不著六尘，才是初果意境。佛又说，那末二果斯陀含，他成了二果，可自以为有所得么？须菩提说：不也，斯陀含名为一往来，虽再来一生，以后不复再来六道受生，但此一往一来，终是性空不实，倘有此念，便立我人四相，就不成其果位了。佛又说，那三果呢？须菩提说：不也，阿那含也不能作此念的，因为他虽不再来此世受生，但也无不来的相，心中一著不来，便又不是了，于是佛又点到须菩提自身说，如阿罗汉成了道，可自以为有道可得么？须菩提：不也，不要说无法可得，无道可成，连阿罗汉这个名，也不可得呀！若阿罗汉一有此念，便著了人我四相。第一，我能成阿罗汉，是我相。

第二，我所成的是阿罗汉道，是人相。第三，中间有种种成道的行相，是众生相。第四，这个法见观念，坚固执持，如寿命的不舍，是寿者相，还算成道么？所以佛虽许可我无诤功夫，已证到三昧，称为第一能离欲的阿罗汉。但我始终不作此念，以为我是离欲阿罗汉了。世尊，我如果作了此念，那你世尊就不说我须菩提，是个清净无诤的行者了。正因我无此心行，所以名我须菩提是有清净无诤的道行的。佛于是又说，于意云何，如我呢，从前在燃灯佛时，有法可得么？须菩提说：不也，世尊如来虽得了法，实亦无所得，以本来诸法性空，以得此无所得，才是得呢。这一段，是说成了四果，不算一回事，连成佛，也不算一回事，中间菩萨不说了，那末世间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？世人颠倒烦恼，就无一件事不当真，连空言虚论，一点也不放松，所以有诤成了习惯，人事纷纭，相争不已，失去了社会上平等共处、相安互利的原则，无非一苦引众苦，一盲引众盲，造成个苦海世界。因此量小福薄的人，稍有一点胜人处，便骄态满面，不知越多诤，越是丑态百出。你如得了天耳通，普世间几万万的音声来入耳鼓，无非演唱三个字，个个人说“我不错”。你想偌大一个社会，竟分成一个个人的单位了，人人成了敌对，是何等苦恼呢？

三昧是正受，正受即是不受，世上一切一切，不是不见，不是不知，但决定知道是性空不实，不必作真，也暂勿当假，便是受而不受，此是正受，名为三昧。人人到了无诤时，自然

心空自在，无苦也无乐，一切不受便是极乐世界。

第二段办法：从“须菩提于意云何，菩萨庄严佛土不”至“而此福德胜前福德”。这一段是说庄严佛土的法子，佛说菩萨成就种种功德，使佛道重光，众生得度，是为庄严佛土么？须菩提说：不也。为什么呢？所谓庄严者，论事相若实有，论本体是性空，亦不过一名而已，大众须知，佛土有二，庄严也有二：一是有相的，如七宝池八功德水，种种妙相，以及此世的庙貌千秋，香花庄严等是。二是无相的，如自性本是佛土，此是实相，是无相相，心能清净无染，不住一切法，不离一切法，证到法性广大无边，圆明自在，才是真正佛土庄严，但亦不可执取以为胜。于是佛又接口云，是故须菩提，诸大菩萨，应如是起心，不要取著尘境是清净心，心是要有的，倘死执没有，便落断灭了，只是心无所住罢了。生心两个字，不要误会了，以为有心可生，那是背了不生的意义，是不可以的，佛说的是无住心。佛又说譬如有人，他的身相，大如修罗王的身，如须弥山那样大，可算是大身么？须菩提说：大是大的，正因为是有形相的，所以名大。但佛不是这个意思，佛是说非有相之身，必是清净法身，才可名大身呢，所以人人可显大身，只是心有住著，被无明所盖覆，不能庄严耳，显发大身，即同诸佛，福德不可比量。佛又说，你看恒河中所有的沙，一粒一粒数起来，要一粒沙再成一条恒河，你想这许多的恒河里的沙，是多不多呢？须菩提说：多极了，照许多恒河，尚算不清，何

况是沙呢？佛说：我实告你，若有善男女把许多恒河沙数再一粒沙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用七宝来布施，得福多不多呢？须菩提说：甚多甚多。佛于是郑重地再告须菩提说：这还不算是胜事，如果善男女能把这个经义，亲去受持，或是替人开说，不必多，就是一行四句偈，他那福德，已胜过许多七宝布施了。

总说有相的是生灭的，虽多不实，亦非究竟的，在上卷里较量功德，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，是第一次；此是许多恒河里的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，更是无量数了，是第二次。经中共有四次较量功德，其余不过带便说说罢了。

第三段办法：由“复次”至“如来无所说”。这一段的意思，是说要尊重正教。上面表这经义，是一切佛所自生，就是一行四句偈，表此无上法王，功德不可比拟，应可受人天供养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所以不同外道典籍的散乱诸论。佛说：随说是经的精义，不拘何人何地何时何文，就说一行四句偈，在此时此地，如佛现在俨然是塔庙，凡是法界众生，上自天道，下至地狱，都应个个发心恭敬供养，供是使现在功德满足，养是使未来功德光大。一行偈已是如此，何况有人把这经义完全能够受持读诵呢？当知道，这个人，已可成就法报化三身矣。说法身是最上，说报身是第一，说化身是希有，三身圆满即是佛，你看这个经典，有多么的贵重呢？所以经典所在的地方，即为有佛，大家皆当尊重，自己算是弟子。不但对经，

即对受持读诵的人，也应当尊重为善知识，自己如弟子，因为人能宏道，人在道在，个个人有佛性，个个人可通般若，即个个人，乃至胎卵湿化，无一不是佛，处处平等。在我看来，个个当彼此互相尊重，互敬如佛。可知般若眼光之广大，佛法普利的妙用了。那时须菩提又起来问佛，这个经典，应定为什么名字？我等如何奉持呢？佛说：这个经可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金刚是表体，般若是言用，依之而可超登彼岸。但又恐人执取了法，所以又说，不过是个名字，汝当奉持，不是真有实法可取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是不得已而随缘应付，为未曾证到的人所说，论到诸法空相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不过是名般若波罗蜜而已。但又恐须菩提执取佛有所说法，遂又反问曰：你以为如来有所说法么？须菩提说：世尊，如来虽说，而实无所说，我人当知般若功用，是扫荡一切法，即扫荡一切心，扫至无可再扫，证到无心可心时，那寂灭的金刚性体自见。不但此经如是，经经都是这个法，佛佛同是一个道，无非是为众生。佛和佛，便毋庸说了。